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四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貢生臣劉達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四

成公

十年春

附録左傳　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糴茷晉大夫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凡受大國之命而加兵於鄰國者多書侵蓋本無積怨不過侵擾其邊境而已黑背稱弟義見齊年來聘傳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傳　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傳　夏四月不時也郊時極于三月五卜强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禮記載卜筮之辭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

某日是每旬而一卜也傳稱啓蟄而郊則周之三月乃郊之大期五卜者蓋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其瀆甚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之謀叔申公孫申）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子如公子班）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髠頑（髠頑鄭成公大子）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

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州蒲厲公生立子為君此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罕穆公子襄鍾鄭襄公之廟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修澤杜注滎陽卷縣東有修武亭在今河南原武縣北辛巳鄭伯歸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晉執鄭伯久而不釋聞鄭已立君乃伐而歸之以求成不能服鄭之心而徒勤民以勞諸侯宜乎霸業之不振也按君在而立君者鄭也左氏因晉侯有疾謂經所書晉侯乃太子州蒲誤矣春秋辨名

分豈有生代父位而以爵書之義乎

齊人來媵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侈大也伯姬賢三國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德也

非齊人來媵則衞晉之媵宜以為常事而不書以是知春秋於共姬之事錄之特詳皆志魯宋及齊之過禮而後人推論則亦有以見其賢聲之著耳

丙午晉侯獳卒

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杜注晉邑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為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為膏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

上膏之下攻之不可攻謂灸達之不及達謂鍼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為公田者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滿也明巫言果驗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附錄左傳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弟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言叔申為忠不得其人還

告身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羅茷未反是春晉使羅茷至楚結成晉謂魯貳于楚故留公須羅茷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在禮惟天王之喪同軌畢至魯聞晉之喪而君親往焉已畢屈而失位矣晉適有疑於魯而又知其不能自彊遂止之使送葬不能以禮為國而足恭

以苟悦於人耻辱乃自取耳不書會葬乃魯君臣
諱耻而不書於冊非孔子削之也
冬十月公羊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于楚
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犨公羊作州
左傳郤犨來聘且涖盟郤犨郤克從父兄弟

附錄

左傳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肸之妻）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肸同母昆弟昆弟之妻相謂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外弟管于奚之子為魯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郤犨來聘求婦于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儷偶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郤犨婦懼忿而致禍）婦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郤氏亡在十七年）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于河）

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伉敵也誓不為之婦也傳言郤犨淫縱所以亡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左氏稱行父如晉報聘且涖盟然據經止出聘之常詞似未嘗復尋盟也公止於晉九月而後歸傳載公請受盟而未嘗言盟公者蓋方是時晉稍懦

矣欲如陽處父之盟文公恐諸侯攜貳故許魯以成待公既歸而後使郤犨盟公也魯人畏晉而報聘豈敢使行父抗盟晉君亦豈肯與行父盟哉或曰晉使大夫盟行父而魯人諱之也

附錄左傳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爭政（伯與周卿士）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鄄杜注周邑為明年經書周公出奔傳）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傳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以前之好）

魯齊戰鞌以後使命不通者幾十年矣今屈辱於

晉故使僑如通問以謝戰鞌之師捐歸汶陽之忿

未幾復求昏而齊卒無報聘蓋魯為齊弱久矣

冬十月

附錄左傳晉郤至與周爭鄇田（鄇杜注溫別邑河內懷縣西南有鄇人亭在今河南武陟縣）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

故不敢失（言溫郤氏舊邑）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

封(各撫有其封内之地)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檀周邑在今河南河內縣)蘇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事在僖十年)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僖二十五年)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先食溫地)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傳言郤至貪所以亡)宋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前年)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為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

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史顆秦大夫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心質成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為十三年伐秦傳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在前年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自出故也

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于周故書出以罪之

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私土謂其國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有入如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是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令周公出奔上下皆一見之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上雖有不君之失臣下莫敢效不臣之過今上下皆失之矣

王臣有罪誅戮放流惟王所命未聞有罪而自奔也王之所棄天下同棄之所至之國宜執以歸司

寇今王與周公要盟既盟而周公復奔王政不綱周公之傲悖所不待言而晉受逋逃罪亦不可逭矣王子瑕王子朝之奔不言出以為逆亂無所容其身與滅國之君在外之臣同義不得言出與周公居位有禄以私忿而自出者異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澤公羊作沙澤杜注地闕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年事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　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

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聽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

晉厲初立而求諸侯也陳許宋曹皆已從楚惟魯衛兩屬故晉會之左傳謂宋華元克合晉楚鄭伯如晉聽成據經楚鄭不至宋亦不與未足信也果

晉楚爲成所關非細聖人豈反削而不書乎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杜注地闕

左傳狄人閒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狄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不自彊於政治以攘爭霸之楚而區區釋憾於羣狄所爭益細矣

冬十月

附錄左傳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縣鍾鼓也郤至將登登堂金奏作于下擊鍾而奏樂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賓郤至傳凡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

用此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閒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閒缺則修私好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兔罝篇赳赳武貌干扞也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

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為搏噬之用無已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之欲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為十六年鄢陵戰張本

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報郤至

十二

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赤棘杜注晉地）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左傳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為十七年晉殺郤錡傳）

穀梁傳　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外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卑辭也見晉之

無以令與國也齊桓晉文假尊王之義徵兵侵伐猶以禁暴討畔為名故諸侯拱手聽命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辭以乞耳

三月公如京師

穀梁傳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時實會晉伐秦過京師也公行出竟有危則月朝京師理無危懼故不月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因其過朝故正其文使若本自往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已）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厚）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

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祭肉）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爲成肅公卒于瑕張本）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魏錡子蓋口宣己命）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晉獻公秦穆公）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不言

狄梁畢所恃大國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也納文公在僖二十四年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諸侯朝秦不見于傳蓋文其詞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討鄭貳于楚鄭非侵秦也蓋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盟者秦伯誣言大夫諸侯疾之將

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不見弔傷）蔑死我君寡我襄公（寡弱也）迭我殽地（迭侵突也）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我保城謂之費滑杜注滑國都于費即緱氏縣今河南偃師縣南有緱氏故城秦滅滑在僖三十三年）散離我兄弟（滑晉同姓）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鬬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

文元年楚弒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晉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此亦文致之辭蝥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涑川杜注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今山西蒲州東北有涑水城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

利吾有狄難（謂晉滅潞氏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郜（箕郜晉二邑）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虔劉皆殺也）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伯車秦桓公子）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

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荅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

承君之惠以寧靜諸侯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辭多誣故傳惟據此事以正秦罪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代荀首士燮將上軍代荀庚郤錡佐之代士燮韓厥將下軍代郤錡荀罃佐之代趙同趙旃將新軍代韓厥郤至佐之代趙括郤毅御戎欒鍼為右郤毅郤至弟欒鍼欒書子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軍帥乘車士五月

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麻隧杜注秦地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南成差女父皆秦大夫不更秦爵戰敗績不書蓋經文闕漏

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杜注涇水出安定東南漢志出开頭山在今陝西平涼府西南侯麗杜注秦地在今陝西涇陽縣境

迓晉侯于新楚迓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新楚杜注秦地在今陝西朝邑縣境

成肅公卒于瑕終劉子之言

公羊傳其言自京師何據僖公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不言自王所

公鑿行也鑿猶更造之意

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

不敢過天子而不朝故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更行也

穀梁傳　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使若既朝王而王命使伐秦叛周謂專征伐

僖公兩朝于王所俱書朝此不書朝而書如京師僅同於如齊如晉之文者因會伐而行故不成其朝然書自京師而以伐秦為遂事又以明朝王為重而存人臣之禮也其辭若志敬而實以志不敬此程子所謂或抑或縱或予或奪微辭隱義時措而從宜者與

附錄 左傳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訾杜注鄭地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為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穆公子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子駹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駹子

曹伯廬卒于師廬左氏作盧

左傳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宣公大子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穀梁傳　傳曰關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不以京師至而以伐秦至明其意本不在於朝王也

冬葬曹宣公

左傳　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子欣時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成公不義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故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于成公為十五年執曹伯傳

穀梁傳 葬時正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晉强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定姜定公夫人）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

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衛侯饗苦成叔成叔郤犨甯惠子相惠子甯殖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觵觩然不用以兕角為觵所以罰不敬觩陳設之貌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于事而不惰傲乃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為十七年郤氏亡傳

晉受衛國逋逃罪戾之臣又彊歸之林父之罪著矣晉厲之惡顯矣衛定不能辭以大義而受之其

不能君又可知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左傳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傳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子罕公子喜為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能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于鄭）

鄭逼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兵力彊弱更相吞噬人

理亡矣越明年許遷于葉辟鄭以依楚以晉不足恃也而襄三年晉荀罃伐許猶以從楚為討何其不自反與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孫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叙而文微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懲惡而勸善

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非聖人誰能修之

穀梁傳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摯由上致之也

稱婦有姑也氏或曰衍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穀梁子獨辨其非以為親迎者迎於所館未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胡氏安國主穀梁譏不親迎亦謂或迎於國或迎於境上夫既曰迎於境上則未入境之先安得不以大夫逆乎以是知

程子之說不可易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傳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姒定公妾衎獻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夫人姜氏之稱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已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衎之母弟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

不敢舍其重器于衛孫文子林父盡寘諸戚戚孫氏邑而甚善

晉大夫備亂起欲以為援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秦伯卒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四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五

成公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疑仲遂後故問之）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據本公孫）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更為公孫之子故不得復氏公孫）

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宣公十八年自晉至檉奔齊何以後之據已絕也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叔仲叔彭生氏惠謚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臧孫許宣謚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

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于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也

穀梁傳　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此蓋仲遂之子據實公孫子由父疏之也父有弑君之罪故不得言公子父不言公子則子不得稱公孫是見疏之罪由父故

嬰齊仲遂之子歸父之弟仲遂生而賜氏故書曰仲嬰齊也或以不稱公孫為疑是時魯有兩嬰齊

一為叔肸之子一即仲嬰齊皆公孫也竝見於經如俱稱公孫則此卒者知為何嬰齊耶公羊謂以弟後兄謬矣季孫因歸父欲去三桓而逐之寧有復為立後之理果憫歸父何難反其子而立之而必以弟為之後乎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自立晉不能請

於天王率諸侯以舉九伐之典既逾三年乃假他事以會與之盟而後執之俾曹人他日得以為口實晉政可謂無章矣宋公卒以六月必有疾而使世子出會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羊作歸之于

左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及民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

稱人示衆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穀梁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此伯討之文也今以晉侯執伯明執之不以其罪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明晉之私

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相執多矣惟此稱晉侯以執

當其罪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得侯伯討罪之義也或疑負芻之殺太子經無明文設有之何以不書然以書法考之凡執皆稱人安得謂稱爵者非霸討乎疑負芻之逆節赴告未及魯史無文聖人覈知其實而特文以見義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左傳夏六月宋共公卒為下宋亂起

楚子伐鄭

左傳楚將北師從鄭衛子囊曰子囊莊王子公子貞新與晉盟而背之晉楚盟在十二年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暴隧路史曰暴辛公采地蓋周圻內之邑而是時為鄭所有也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杜注楚邑當在今河南葉縣境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無民孰戰為明

年晉敗楚于鄢陵傳

楚伐鄭許故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方即楚耳今改從晉故楚人惡之而以公子喜之伐許為兵端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穀梁傳月卒日葬非葬者也卒當書日葬無甚危則當隷月今反常違例以共公失德不宜書葬故日葬以表之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

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賢崇伯姬故書共公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公孫壽之孫華喜為司徒華喜華父督之玄孫公孫師為司城公孫師莊公孫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鱗朱鱗矔孫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為弱故殺其枝黨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

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華喜）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族強）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向戌桓公曾孫言具賢華元必不討）桓氏雖亡必偏（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

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使攻之子山蕩澤）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睢杜注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決睢澨（澨水涯）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為十八年魚石復入彭城傳）華元使向戌

為左師老佐為司馬老佐戴公五世孫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宋蕩氏戕刈公室華元為右師力不能討而奔晉控於方伯也晉許之討故桓氏懼而反元使元悚禄顧寵難於去國則義不足以服國人幾坐視而莫知所措矣魚石許元討山而身復奔楚蓋與山同罪恐終不免也君子雖違不適讎國宋為楚人所必争而魚石託焉他日卒介恃楚力以入彭城

則實有亂心不獨與山族近可知矣山不氏宗人既正其罪而告不以氏也

附録左傳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奔楚（州犂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為十七年晉殺三郤傳）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

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此會吴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為會之始鍾離杜注楚邑淮南縣今江南鳳陽縣

左傳十一月會吴于鍾離始通吴也

公羊傳曷為殊會吴據楚不殊外吴也曷為外也春秋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内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

先儒因再書會而有外吴之説然聖人之惡吴不

宜過於楚諸侯與楚會何以無異文乎且襄五年會于戚吳人列序則其説不可通矣蓋鍾離柤向皆近吳吳人在是而晉合諸侯以會之非會又會無以見事情戚衛地晉合諸侯于戚而吳人來會安得用會又會之文哉凡此乃事殊文異義各有當而無庸曲説者也

許遷于葉

左傳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

于葉

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避鄭也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𨽻楚以求安著

小國之失所也然許逃中國而主楚亦豈善擇所

從者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氷

公羊傳雨木氷者何雨而木氷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雨而木氷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寒故著木而氷陽上施而下不通陰下施而上不通也

附録左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汝水之南近鄭地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爲晉伐鄭起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傳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傳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汋陂杜注宋地退舍于夫渠夫渠杜注宋地不儆宋師不儆備鄭人覆之敗諸汋陵汋陵杜注宋地今河南寧陵縣南有汋陵城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鄭服於中國五年矣至是附楚而加兵於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附録

左傳衛侯伐鄭至于鳴雁鳴雁杜注在陳留雍丘縣西北今河南杞縣北有白雁亭為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傳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時厲公無道三郤驕縱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修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庚）郤錡將上軍（代士燮）荀偃佐之（代郤錡偃荀庚子）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佐時郤犨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已罷）郤犨如衛遂

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

鄭與楚比徵兵討畔視伐秦為有辭矣然當是時楚勢益張晉不能庇諸侯故不惜卑辭以相要結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陵杜注鄭地屬潁川郡按鄢陵本鄢國妘姓為鄭武公所滅初仍故名後改為鄢陵

左傳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

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群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下應上各知其極無二心故詩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詩周頌烝眾也極中也言先王立其眾民皆得中正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

害民生敦厖敦厚也厖大也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内棄其民不施惠而外絶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令二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民而苟快意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人各憂其身不知所底至之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慮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

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于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敗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强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强服矣秦狄齊敵楚

而已唯聖人能外内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驕亢則憂患生也壹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士燮子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

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在陳而囂囂喧嘩也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

州犁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師衆故憚合戰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而戰有淖

于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淖泥也違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步毅即郤毅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强故在公左右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職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為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掀舉也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尫之子蹲聚也札牒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以示

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尚詰朝爾射死藝言汝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呂錡夢射月呂錡魏錡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周世姬姓尊異姓卑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工尹楚官名襄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附注君子

也〔殷盛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間猶近也禮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以有軍事不得荅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揖〕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鞌戰韓厥已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

以距鄭伯車前而已自後登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熒戰在閔二年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壹大謂軍大崩也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叔山冉楚人雖君有命王有死藝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茷為郤至見譖張本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

其子重也曰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閒）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食好整之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榼飲器）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

傷補卒乘 補死亡 繕甲兵展車馬 展陳也 雞鳴而食唯命是聽 欲復戰 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 逸縱也故欲使楚聞其言 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 穀陽子反內豎 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 食楚粟三日 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 佞才也 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戒勿驕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

公羊傳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痍傷也　王痍者何傷乎矢也時為飛矢所中　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凡舉師敗績為重衆今傷君則當以君為重

穀梁傳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日也

楚不言師君重于師也

書楚子敗績而不言師何也泓之戰宋公傷股不書宋公敗者其師大敗北而君傷未甚故舉師為

重鄢陵則楚師實未大困而君集矢於目故舉君為重也若大棘之戰華元見獲雞父之敗胡沈君滅則備書之皆據事之實以屬辭耳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傳楚師還及瑕瑕杜注楚地水經注肥水逕山桑縣城南又東積而為瑕陂山桑縣在今江南蒙城縣北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

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主兵者將而御將者君將不同心敗之道也今子反子重素不相能楚子在軍無以御之使敵國謀臣窺其間而敗楚獨委咎於側以殺之則非法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沙隨

杜注宋地梁國寧陵縣有沙隨亭今沙隨城在河南寧陵縣西

左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國子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壞隤杜注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宣伯通于穆姜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公子公庶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申勅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

後後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宫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壊隤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羊傳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不為晉所見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諸侯無辭之者

春秋之法為尊親諱沙隨之會晉不見公辱莫大

焉而直書之何也是時魯有内難師出後期伯主所當矜恤不討僑如而反受其譖怒公不見其曲在晉於魯何與乎直書不諱示自反而縮則非義相干不足以為辱也

公至自會

公羊傳 公不見見大夫執執季孫行父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公幼也因公幼殺恥為諱辭

附録左傳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三年國人

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前年晉侯執曹伯子臧奔宋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為曹伯歸傳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王臣會伐始此

左傳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尹武公王卿士子爵將行姜

又命公如初姜穆姜復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杜注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為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武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使者豹之介豹因請逆遂奔齊使其介以晉逆師至諸侯遷于制田制田杜注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今制城在河南新鄭縣東北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知武子荀罃鳴鹿杜注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今河南鹿邑縣西北有古城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書公不與諸侯遷于頳

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將與主軍相失宋衛不書

後也

桓文之師以尊王恤鄰為號義既足以動人而力又足以攝之故未嘗請命於王晉霸既衰諸侯携貳故假王命且援王臣以涖之據左氏伐秦之役劉子成子實與焉而經不書蓋書劉成會伐則似因朝而受命於王無以著其因伐而朝之慢伐鄭不書尹單則霸者徵會討貳之常辭無以見晉霸

益衰假王靈以屬諸侯而終不能服鄭為世變之尤大矣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故子臧反（自宋還）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公羊傳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據曹伯襄復歸于曹）易也（其歸易故不復舉國與名）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喜時子臧）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

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治訟也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言惟欲請之于京師舍此之外更無危難

穀梁傳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歸為善謂直言歸而不言其國即曹伯歸自京師不言于曹是自其歸次之若蔡季自陳歸于蔡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是

負芻篡弒惡莫大焉而不名不稱復歸以其位未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天王也歸自京師言天王

之釋有罪也或謂當是時周抱空名生殺予奪不能自主故傳載曹人一則請于晉再則請于晉而未嘗遣一介如周以書法按之非經意也晉既執而歸諸京師使王正賊殺其親之法而加辟焉晉何辭復為負芻解如此則諸侯心慴而王綱可漸舉矣春秋深探其本自貴者始故以失刑之責歸天王而譏不在晉耳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公羊作招苕丘杜注晉地

左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行父季文子蔑孟獻子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鄆杜注魯西邑東郡廪丘縣東有鄆城今山東鄆城縣是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親魯甚于晉公室對曰僑

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情）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仇讎謂齊楚言魯爲齊楚則還爲晉讎）治之何及郤犫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隸賤官介因也）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

食衆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公羊傳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録之辭）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會沙隨）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于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謂上

代鄭言諡者別于涉隨會不當期不如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聽斷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于是執季孫行父

穀梁傳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不言舍今言舍者以公在莒丘故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昭二十四年婼至自晉行父不致者與公俱還故也何其執而辭也問何以書執而言舍復不言致猶存公也皆所以見公在莒丘存意公亦存也經未明言公所在第據所屬之辭以推其意之所存

即可知公在是也公存也必欲明公在是者重公故也舍實也如秦獲晉侯舍諸靈臺而不以入國也或以捨為義非也下書行父盟郤犫則著其釋行父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傳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僑如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左傳 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偃與鉏俱姜所指獨刺偃者偃與謀 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于晉聞魯將討僑如豹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于此因言其終

公至自會

大夫執而歸則致行父不至者公待行父偕歸故舉公為重也不致伐鄭而致會者公之危不在伐而在會故歸而以會告也

附錄 左傳 齊聲孟子通僑如 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 使立于高國之

閒位比二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閒于卿傳終言僑如之佞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溫季郤至位于七人之下佐新軍位在八而求揜其上稱已之伐揜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夏書五子之歌不見細微也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顯稱己功是明取怨咎為明年晉殺三郤傳

乙酉刺公子偃

穀梁傳 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僖二十八年公子買

戊衛不卒戍刺之是有罪者先列其罪

晉不見公而盟季孫晉人下比之端兆於此矣季孫之權欒范實私之故其歸自晉也恃晉之援肆無忌憚幽君母殺公子成公拱手以聽而魯政一歸於季氏皆晉之權家庇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五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任衡萱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六

成公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羊作結

左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杜注衛晉二邑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括成公曾孫高氏杜注在陽翟縣西南今屬河南禹州

衛鄭時無怨隙蓋晉命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左傳

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為質于楚侯獳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　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戲童水經注汜水出浮戲之山在今河南汜水縣曲洧杜注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今洧川縣屬河南

晉乗鄢陵戰勝之後假王臣之重帥諸侯以討鄭至於再三而終不能服鄭者蓋鄭感楚君親集矢於其目又晉雖倖勝而内政不修楚雖偶敗而其

勢實盛也

附錄

左傳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而死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杜注鄭西地

左傳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

穀梁傳 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不重言諸侯見尹單亦與盟也王臣與諸侯要盟

於是始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

左傳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

穀梁傳 不曰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周信也言公逼于諸侯為此盟意不欲更伐鄭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

後會謂冬伐鄭 不周乎伐鄭則何為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

之盟也

不以伐致者楚人救而諸侯還未成乎伐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慶克慶封父蒙衣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閭巷門鮑牽見之鮑牽鮑叔牙曾孫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姦人孟子訴之

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角頃公子）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孝叔魯大夫）施氏卜宰匡句須吉（宰家臣之長匡句須亦施氏家臣）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

足莊子鮑牽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

靈公不公其聽奔其世臣以長禍亂無咎身為卿佐亦不能謀國正君遂生疑閒至於見逐蓋兩譏之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周之九月夏之七月非郊時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正月者歲首上辛尤始新皆取首先之意或曰用然後郊用者先有事如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是

也

穀梁傳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郊春事也夏之始亦不時今言可者欲明秋末之不可故以是為猶可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美備也非享味也

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盖成公十年嘗五卜郊

而不從遂不郊今懼卜而不從故不卜而直用之

爾書曰用郊蓋前此未有不卜而用事者也劉氏

敞謂用人以祭非也邾用鄫子楚用蔡世子皆快

意於讎敵安有殺無罪以祭上帝者且書執書人

然後書用則知為用其人若用郊則與用牲用幣

用田賦用致夫人文義正同安得鑿為異說乎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冬諸侯伐鄭左傳前夏未得志故十月庚午圍鄭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

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穀梁傳

當時楚勢甚張且挾鄭為援非假王命合諸侯以屢伐之其馮陵列國必更有甚焉先儒專以晉厲為譏議亦未究乎事理之實耳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左傳

前此二伐非乞師而往則其反也亦不以師行告廟今之伐以乞師而會則其反也不得不以伐告焉故各從其實書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脤公羊作軫穀梁作蜃貍脤杜注地闕）

左傳初聲伯夢涉洹（洹杜注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今河南林縣西北林慮山即洹水所出也）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夢中為此歌）懼不敢占也還自

鄭從伐鄭還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傳戒數占婁

公羊傳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據下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走出奔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國人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

夫然後卒之十一月公至自伐鄭始言其故故引其卒日書于公至之月

穀梁傳 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嬰齊實以十月壬申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先君後臣之義也

其地未踰竟也

附錄左傳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 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請于諸侯 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惡克淫亂故殺之 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

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高氏

難告晉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清杜注陽平樂縣是今山東堂邑縣東南有清城為明年殺國佐傳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左傳 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幸大夫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終士變言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胥童胥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于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

妻子同一轅繫之車轅既矯亦嬖于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使楚公子茷告公鄢陵戰晉因公子茷以歸曰此戰也郤至實名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覘伺也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

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郤至奉豕進之（于公）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以為郤至奪孟張豕）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玆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

待命而已受君之禄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反心　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清沸魋亦嬖人抽戈結衽而偽訟者衽裳際　三郤將謀于榭榭講武堂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位所坐處也温季曰逃威也山賊為害故曰威或曰威當為䧢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

將忍君（人謂書與偃）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德綏遠刑治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竝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辭謝書與偃）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恵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

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違去不與兵亂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孟姬尸趙莊姬亂在八年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主也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自禍于是起矣厲公見殺之禍穀梁傳

郤氏雖擅權結怨然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明徵其罪而陰用嬖幸之計一朝而殺三卿又不能顯任忠賢修明國政遂用此以階禍惜哉

楚人滅舒庸舒庸杜注東夷國地譜廬州有舒城

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于鄢陵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虺杜注楚四邑在今江南廬州府境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楚方摧敗而餘威猶足蠶食遠國如使鄢陵得志則毒被華夏可勝道哉故觀舒庸之滅然後知鄢陵之勝討鄭之勤所以挫楚而不復北師者亦晉厲之勞績也

附錄左傳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己故民不

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明郤氏大夫

民胥童道亂宜為國戮傳在今年經在明春從告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宋督殺孔父弑殤公先書弑而稱及今欒書荀偃殺胥童而弑厲公則以國殺大夫為文而書於弑君之前蓋嬖幸之臣導君於昏亡其身以及其君故春秋並治其罪以為後戒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傳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盟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辛巳

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公羊五夷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穀梁傳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

欒書使程滑弒厲公與趙盾之事無異而於書則沒其名何也時無董狐南史之直書方柄國則赴於諸侯必有所以諉其罪者魯史既承而書之孔子修經雖知其人無所據以革舊史也故稱國以弒俾後人得以考其實焉前書殺三卿繼書殺胥

童而後厲公見弒則以君臣不睦而生亂可知矣三卿及胥童皆稱國以殺則當國大臣實與其事可知矣欒書久執兵柄三專征伐明著於經鄢陵之役其子黶實來乞師四卿既殺欒氏專晉則弒君者非書而誰哉此筆削之義游夏所以不能贊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齊爲慶氏之難故前年國佐殺慶克甲申晦齊侯使士華

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士刑宮華免名內宮之朝夫人宮朝羣妾處師逃于夫人之宮伏兵宮內恐不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使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待命于清者國弱來奔王湫奔萊弱勝之弟湫國佐黨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祀

慶克作慝濁亂中閨齊靈不能防閑其母又受母譖而戮高國不君甚矣國佐不忍一旦之忿誅慶

克據盧以抗其君不得謂之非叛然其心則為其君正家法可憫也故以累上書焉

附録左傳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始命百官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逮鰥寡振廢滯（舉用舊德）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奪農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于晉國）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二荀未知所出無忌韓厥子）使訓卿之子

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太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為景公太傅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蔿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士蔿獻公司空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也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司士車右之官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省卿戎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絳魏犨子張老為候奄候奄中軍主斥候之官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上軍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

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周禮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旅五百人之帥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彭城杜注宋邑彭城縣今江南徐州

左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朝郟城郜幽丘杜注皆宋邑朝郟當在今河南夏邑縣境城郜幽丘俱在今江南蕭縣界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言魚石以帥告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此四條所以明內外之援辨順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宋

人患之西鉏吾曰西鉏吾宋大夫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弟恐已事之則以我為鄙邑猶恨不足此可患耳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謂用魚石使佐政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披猶分也以塞夷庚夷庚杜注吳晉往來之要道逞姦而攜服攜離也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不書納不與納也諸侯世國返國而書復入正也

大夫不世官既見絶於君而復入焉則其惡甚矣

不言叛者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宣子士匄）且拜朝也（拜謝公朝）君

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公朝始至而聘使即來悼公之下諸侯肅矣此列

國所以睦叛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左傳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為昏為平公不徹樂張本

附録左傳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言所以不克彭城

八月邾子來朝

左傳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成公季年杞邾相繼來朝以晉悼公初立首加禮於魯故二君來修舊好欲因魯以自通於晉耳故

自是晉合諸侯杞與二邾無役不從也

築鹿囿

左傳 築鹿囿書不時也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

穀梁傳 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虞謂築而防之

是時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自娛於鳥獸草木違時害民非易所謂冥豫者與

己丑公薨于路寢

左傳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得君薨之道

穀梁傳 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潔齊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

韓獻子為政時欒書卒韓厥將中軍 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

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杜注地闕遇

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強也靡角杜注宋地

楚鄭侵宋救彭城也不書救者不與其救也悼公一出而楚師遝與前楚師至而諸侯遝規模一變矣齊桓㔫霸始於平宋亂晉文繼霸始於釋宋圍悼公嗣興又始於彭城之救以宋乃諸侯之望南北之樞紐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公羊作彭書乞師止此

左傳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武仲宣叔子名紇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伐鄭在十

七年知伯荀罃今彘季亦佐下軍士彘季魴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悼公復興霸業而乞師以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元年而後無復乞師則名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虛打杜注闕或云即宋之虛也

左傳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

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諸侯師至楚鄭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先為此盟魯君在喪故不與會亦不遣大夫聽命悼公所以懷諸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傳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羗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順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六